

传奇

下册

迄今为止最具代表的

张爱玲小说结集

英文有这话：「权势是一种春药」，对不对她不知道。

她是完全被动的。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

于是就有人说：

「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

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

但那是健康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

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

可以野蛮，

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

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

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

把积郁都冲掉了，

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张爱玲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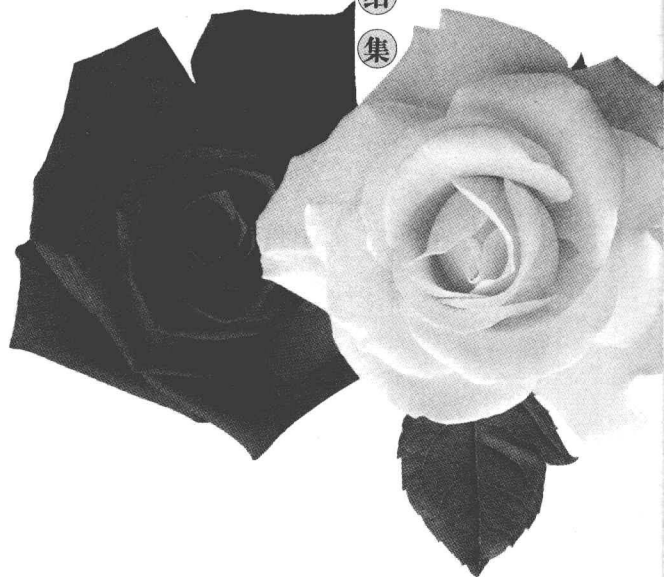


传奇

下册

迄今为止最具代表的

张爱玲小说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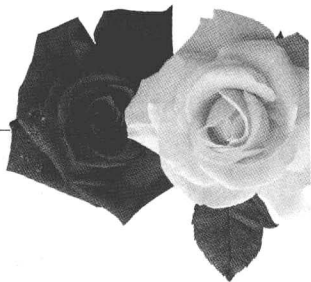


张爱玲 /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Zhangailing

目录



天才小说 名家评说

读她只乱我心 / 贾平凹 (西安) ... 3

一个苍凉的手势 / 叶兆言 (南京) ... 5

惟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 / 王安忆 (上海) ... 7

从日常生活中创造传奇 / 李欧梵 (波士顿) ... 9

人人仿佛张爱玲 / 王德威 (纽约) ... 11

写在前面 / 陈子善 ... 12

传奇之叶

留情 ... 3

鸿鸾禧 ... 19

红玫瑰与白玫瑰 ... 29

等 ... 60

桂花蒸 阿小悲秋 ... 69

金锁记 ... 84

倾城之恋 ... 117

茉莉香片 ... 147

沉香屑：第一炉香 ... 164

沉香屑：第二炉香 ... 203

琉璃瓦 ... 229

心经 ... 239

封锁… 263

年青的时候（存目）

花凋（存目）

集外短篇之叶

散戏… 275

殷宝滢送花楼会…277

华丽缘… 285

色，戒… 293

浮花浪蕊… 310

相见欢… 329

五四遗事

——罗美涛三美团圆… 346

集外中篇之叶

连环套（存目）

创世纪… 357

多少恨… 391

小艾… 429

半生缘（存目）

怨女（存目）

附录

不幸的他（存目）

牛（存目）

霸王别姬（存目）

心 经

许小寒道：“绫卿，我爸爸没有见过你，可是他背得出你的电话号码。”

她的同学段绫卿诧异道：“怎么？”

小寒道：“我爸爸记性坏透了，对于电话号码却是例外。我有时懒得把朋友的号码写下来，就说：爸爸，给我登记一下。他就在他脑子里过了一过，登了记。”

众人一齐笑了。小寒高高坐在白宫公寓屋顶花园的水泥栏杆上，五个女孩子簇拥在她下面，一个小的伏在她腿上，其余的都倚着栏杆。那是仲夏的晚上，莹澈的天，没有星，也没有月亮，小寒穿着孔雀蓝衬衫与白裤子，孔雀蓝的衬衫消失在孔雀蓝的夜里，隐约中只看见她的没有血色的玲珑的脸，底下什么也没有，就接着两条白色的长腿。她人并不高，可是腿相当的长，从栏杆上垂下来，分外的显得长一点。她把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她的脸，是神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

她坐在栏杆上，仿佛只有她一个人在那儿。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天与上海与小寒。不，天与小寒与上海，因为小寒所坐的地位是介于天与上海之间。她把手撑在背后，压在粗糙的水泥上，时间久了，觉得痛，便坐直了身子，搓搓手掌心，笑道：“我爸爸成天闹着说不喜欢上海，要搬到乡下去。”

一个同学问道：“那对于他的事业，不大方便吧？”

小寒道：“我说的乡下，不过是龙华江湾一带。我爸爸这句话，自从我们搬进这公寓的时候说起，一住倒住了七八年了。”

又一个同学赞道：“这房子可真不错。”

小寒道：“我爸爸对于我们那几间屋子很费了一点心血！单为了客厅里另开了一扇门，不知跟房东打了多少吵子！”

同学们道：“为什么要添一扇门呢？”

小寒道：“我爸爸别的迷信没有，对于阳宅风水倒下过一点研究。”

一个同学道：“年纪大的人……”

小寒剪断她的话道：“我爸爸年纪可不大，还不到四十呢。”

同学们道：“你今天过二十岁生日……你爸爸跟妈一定年纪很小就结了婚吧？”

小寒扭过身去望着天，微微点了个头。许家就住在公寓的最高层，就在屋顶花园底下。下面的阳台有人向上喊：“小姐，这儿找您哪！您下来一趟！”小寒答应了一声，跳下栏杆，就蹬蹬蹬下楼去了。

她同学中有一个，见她去远了，便悄悄地问道：“只听见她满口的爸爸长爸爸短。她母亲呢？还在世吗？”

另一个答道：“在世。”

那一个又问道：“是她自己的母亲么？”

这一个答道：“是她自己的母亲。”

另一个又追问道：“你见过她母亲没有？”

这一个道：“那倒没有，我常来，可是她母亲似乎是不大爱见客……”

又有一个道：“我倒见过一次。”

众人忙问：“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一个道：“不怎样，胖胖的。”

正在喊喊喳喳，小寒在底下的阳台喊道：“你们下来吃冰淇淋！自己家里摇的！”

众人一面笑，一面抓起吃剩下来的果壳向她掷去。小寒弯腰躲着，骂道：“你们作死呢！”众人格格笑着，鱼贯下楼，早有仆人开着门等着。客室里，因为是夏天，主要的色调是清冷的柠檬黄与珠灰。不多几件桃花心木西式家具，墙上却疏疏落落挂着几张名人书画。在灯光下，我们可以看清楚小寒的同学们，一个戴着金丝脚的眼镜，紫棠色脸，嘴唇染成橘黄色的是一位南洋小姐邝彩珠。一个颀长洁白，穿一件樱桃红鸭皮旗袍的是段绫卿。其余的三个是三姊妹，余公使的女儿，波兰、芬兰、米兰。波兰生着一张偌大的粉团脸。朱口黛眉，可惜都挤在一起，局促的地方太局促了，空的地方又太空了。芬兰米兰和她们的姊妹眉目相仿，只是脸盘子小些，便秀丽了许多。

米兰才跨进客室，便被小寒一把揪住道：“准是你干的！你这丫头，活得不耐烦了是怎么着？”米兰摸不着头脑，小寒攥着她一只手，把她拖到阳台上去，指着地上一摊稀烂的杨梅道：“除了你，没有别人！水果皮

胡桃壳摔下来不算数，索性把这东西滴溜溜望我头上抛！幸而没有弄脏我衣服，不然，仔细你的皮！”

众人都跟了出来，帮着米兰叫屈。绫卿道：“屋顶花园上还有几个俄国孩子，想是他们看我们丢水果皮，也跟着凑热闹，闯了祸。”小寒叫人来扫地。彩珠笑道：“闹了半天，冰淇淋的影子也没看见。”

小寒道：“罚你们，不给你们吃了。”

正说着，只见女佣捧着银盘进来了。各人接过一盏冰淇淋，一面吃，一面说笑。女学生们聚到了一堆，“言不及义”，所谈的无非是吃的喝的，电影，戏剧与男朋友。波兰把一只染了胭脂的小银匙点牢了绫卿，向众人笑道：“我知道有一个人，对绫卿有点特别感情。”

小寒道：“是今年的新学生么？”

波兰摇头道：“不是。”

彩珠道：“是我们的同班生吧？”

波兰兀自摇头。绫卿道：“波兰，少造谣言吧！”

波兰笑道“别着急呀！我取笑你，你不会取笑我么？”

绫卿笑道：“你要我取笑你，我偏不！”

小寒笑道：“喂，喂，喂，绫卿，别那么着，扫了大家的兴！我来，我来！”便跳到波兰跟前，羞着她的脸道：“哟！哟！……波兰跟龚海立，波兰跟龚海立……”

波兰抿着嘴笑道：“你打哪儿听见的？”

小寒道：“爱尔兰告诉我的。”

众人愕然道：“爱尔兰又是谁？”

小寒道：“那是我给龚海立起的绰号。”

波兰忙啐了她一口。众人哄笑道：“倒是贴切！”

彩珠道：“波兰，你不否认？”

波兰道：“随你们编排去，我才不在乎呢！”说了这话，又低下头去笑吟吟吃她的冰淇淋。

小寒拍手道：“还是波兰大方！”

芬兰米兰却满心的不赞成她们姊姊这样的露骨表示，觉得一个女孩子把对方没有拿稳之前，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爱恋着对方，万一事情崩了，徒然自己贬了千金身价。这时候，房里的无线电正在低低的报告新闻。米兰搭讪着去把机钮拨了一下，转到了一家电台，奏着中欧民间音乐。芬兰叫道：“就这个好！我喜欢这个！”两手一拍，便跳起舞来。她因为骑脚踏

车，穿了一条茶青摺褶绸裙，每一个褶子里衬着石榴红里子，静静立着的时候看不见；现在，跟着急急风的音乐，人飞也似的旋转着，将裙子抖成一朵奇丽的大花。众人不禁叫好。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小寒却竖起了耳朵，辨认公寓里电梯“轰隆轰隆”的响声。那电梯一直开上八层楼来。小寒道：“我爸爸回来了。”

不一会儿，果然门一开，她父亲许峰仪探进头来望了一望。她父亲是一个高大身材，苍黑脸的人。

小寒撅着嘴道：“等你吃饭，你不来！”

峰仪笑着向众人点了个头道：“对不起，我去换件衣服。”

小寒道：“你瞧你，连外衣都汗潮了！也不知道你怎么忙来着！”

峰仪一面解外衣的钮子，一面向内室里走。众人见到了许峰仪，方才注意到钢琴上面一对暗金攒花照相架里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小寒的，一张是她父亲的。她父亲那张照片的下方，另附着一张着色的小照片，是一个粉光脂艳的十五年前的时装妇人，头发剃成男式，围着白丝巾，苹果绿水钻盘花短旗衫，手里携着玉色软缎钱袋，上面绣了一枝紫罗兰。

彩珠道：“这是伯母从前的照片么？”

小寒把手圈住了嘴，悄悄地说道：“告诉你们，你们可不准对我爸爸提起这件事！”又向四面张了一张，方才低声道，“这是我爸爸。”

众人一齐大笑起来，仔细一看，果然是她父亲化了装。

芬兰道：“我们这么大呼大叫的，伯母爱清静，不嫌吵么？”

小寒道：“不要紧的。我母亲也喜欢热闹。她没有来招待你们，一来你们不是客，二来她觉得有长辈在场，未免总有些拘束，今儿索性让我们



玩得痛快些！”

说着，她父亲又进来了。小寒奔到他身边道：“我来给你们介绍。这是段小姐，这是邝小姐，这是三位余小姐。”又挽住峰仪的胳膊道：“这是我爸爸。我要你们把他认清楚了，免得……”她咯吱一笑接下去道：“免得下次你们看见他跟我在一起，又要发生误会。”

米兰不懂道：“什么误会？”

小寒道：“上次有一个同学，巴巴的来问我，跟你去看国泰的电影的那个高高的人，是你的男朋友么？我笑了几天——一提起来就好笑！这真是……哪儿想起来的事！”

众人都跟她笑了一阵，峰仪也在内。小寒又道：“谢天谢地，我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男朋友！我难得过一次二十岁生日，他呀，礼到人不到！直等到大家饭也吃过了，玩也玩够了，他才姗姗来迟，虚应个卯儿，未免太不够交情了。”

峰仪道：“你请你的朋友吃饭，要我这么一个老头儿搅在里面算什么？反而拘得慌！”

小寒白了他一眼道：“得了！少在我面前搭长辈架子！”

峰仪含笑向大家伸了伸手道：“请坐！请坐！冰淇淋快化完了，请用吧！”

小寒道：“爸爸，你要么？”

峰仪坐下身来，带笑叹了口气道：“到我这年纪，你就不那么爱吃冰淇淋了。”

小寒道：“你今天怎么了？口口声声倚老卖老！”

峰仪向大家笑道：“你们瞧，这样兴高采烈的过二十岁，就是把我們上一代的人往四十岁五十岁上赶呀！叫我怎么不寒心呢？”又道：“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好像听见里面有拍手的声音。是谁在这里表演什么呢？”

绫卿道：“是芬兰在跳舞。”

彩珠道：“芬兰，再跳一个！再跳一个！”

芬兰道：“我那点本事，实在是见不得人，倒是绫卿唱个歌给我们听吧！上个月你过生日的那天唱的那调子就好！”

峰仪道：“段小姐也是不久前才过的生日？”

绫卿含笑点点头。米兰代答道：“她也是二十岁生日。”

芬兰关上了无线电，又过去掀开了钢琴盖道：“来，来，绫卿，你自己弹，自己唱。”绫卿只是推辞。

小寒道：“我陪你，好不好？我们两个人一齐唱。”

绫卿笑着走到钢琴前坐下道：“我嗓子不好，你唱吧，我弹琴。”

小寒道：“不，不，不，你得陪着我。有生人在座，我怯场呢！”说着，向她父亲膘了一眼，抿着嘴一笑，跟在绫卿后面走到钢琴边，一只手撑在琴上，一只手搭在绫卿的肩上。绫卿弹唱起来，小寒嫌灯太暗了，不住的弯下腰去辨认琴谱上印的词句，头发与绫卿的头发揉擦着。峰仪所坐的沙发椅，恰巧在钢琴的左侧，正对着她们俩。唱完了，大家拍手，小寒也跟着拍。

峰仪道：“咦？你怎么也拍起手来？”

小寒道：“我没唱，我不过虚虚的张张嘴，壮壮绫卿的胆罢了……爸爸，绫卿的嗓子怎样？”

峰仪答非所问，道：“你们两个人长的有点像。”

绫卿笑道：“真的么？”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前面照了一照。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点，流动闪烁。

众人道：“倒的确有几分相像！”

小寒伸手拨弄绫卿戴的樱桃红月钩式的耳环子，笑道：“我要是有绫卿一半美，我早欢喜疯了！”

波兰笑：“算了吧！你已经够疯了！”

老妈子进来向峰仪道：“老爷，电话！”

峰仪走了出走。波兰看一看表道：“我们该走了。”

小寒道：“忙什么？”

芬兰道：“我们住的远，在越界筑路的地方。再晚一点，太冷静了，还是趁早走吧。”

彩珠道：“我家也在越界筑路那边。你们是骑自行车来的么？”

波兰道：“是的。可要我们送你回去？你坐在我背后好了。”

彩珠道：“那好极了。”她们四人一同站起来告辞，叮嘱小寒：“在伯父跟前说一声。”

小寒向绫卿道：“你多坐一会儿吧，横竖你家就在这附近。”

绫卿立在镜子前面理头发，小寒又去抚弄她的耳环道：“你除下来让我戴戴试试。”

绫卿褪了下来，替她戴上，端详了一会，道：“不错——只是使你看上去大了几岁。”

小寒连忙从耳上摘了下来道：“老气横秋的！我一辈子也不配戴这个。”

绫卿笑道：“你难道打算做一辈子小孩子？”

小寒把下颔一昂道：“我就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又怎么着，不见得我家里有谁容不得我！”

绫卿笑道：“你是因为刚才喝了那几杯寿酒吧？怎么动不动就像跟人拌嘴似的！”

小寒低头不答。绫卿道：“我有一句话要劝你：关于波兰……你就少逗着她吧！你明知道龚海立对她并没有意思。”

小寒道：“哦？是吗？他不喜欢她，他喜欢谁？”

绫卿顿了一顿道：“他喜欢你。”

小寒笑道：“什么话？”

绫卿道：“别装佯了。你早知道了！”

小寒道：“天晓得，我真正一点影子也没有。”

绫卿道：“你知道不知道，倒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反正你不喜欢他。”

小寒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

绫卿道：“人家要你，你不要人家，闹的乌烟瘴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小寒道：“怎么独独这一次，你这么关心呢？你也有点喜欢他吧？”

绫卿摇摇头道：“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我要走了。”

小寒道：“还不到十一点呢！伯母管得你这么严么？”

绫卿叹道：“管得严，倒又好了！她老人家就坏在当着不着的，成天只顾抽两筒烟，世事一概都不懂，耳朵根子又软，听了我嫂子的挑唆，无缘无故就找茬子跟人怄气！”

小寒道：“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别理她就完了！”

绫卿道：“我看她可怜。我父亲死后，她辛辛苦苦把我哥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偏偏我哥哥又死了。她只有我这一点亲骨肉，凡事我不能不顺着她一点。”

说着，两人一同走到穿堂里，绫卿从衣架上取下她的白绸外套，小寒陪着她去按电梯的铃，不料按了许久，不见上来。小寒笑道：“糟糕！开电梯的想必是盹着了！我送你从楼梯上走下去吧。”

楼梯上的电灯，不巧又坏了。两人只得摸着黑，挨挨蹭蹭，一步一步相偎相傍走下去。幸喜每一家门上都镶着一块长方形的玻璃，玻璃上也有糊着油绿描金花纸的，也有罩着粉荷色皱褶纱幕，微微透出灯光，照出脚下仿云母石的砖地。

小寒笑道：“你觉得这楼梯有什么特点么？”

绫卿想了一想道：“特别的长……”

小寒道：“也许那也是一个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无论谁，单独的上
去或是下来，总喜欢自言自语。好几次了，我无心中听见买菜回来的阿妈
与厨子，都在那里说梦话。我叫这楼梯‘独白的楼梯’。”

绫卿笑道：“两个人一同走的时候，这楼梯对于他们也有神秘的影响
么？”

小寒道：“想必他们比寻常要坦白一点。”

绫卿道：“我就坦白一点。关于龚海立……”

小寒笑道：“你老是忘不了他！”

绫卿道：“你不爱他，可是你要他爱你，是不是？”

小寒失声笑道：“我自己不能嫁给他，我又霸着他——天下也没有这样
自私的人！”

绫卿不语。

小寒道：“你完全弄错了。你不懂得我，我可以证明我不是那样自私
的人。”

绫卿还是不做声。小寒道：“我可以使他喜欢你，我也可以使你喜欢他。”

绫卿道：“使我喜欢他，并不难。”

小寒道：“哦？你觉得他这么有吸引力么？”

绫卿道：“我倒不是单单指着他说。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
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

小寒睁大了眼望着她，在黑暗中又看不出她的脸色。

绫卿道：“女孩子们急于结婚，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愿意远走
高飞。我……如果你到我家里来过，你就知道了。我是给逼急了……”

小寒道：“真的？你母亲，你嫂嫂——”

绫卿道：“都是好人，但是她们是寡妇，没有人，没有钱，又没受过
教育。我呢，至少我有个前途。她们恨我哪，虽然她们并不知道。”

小寒又道：“真的？真有这样的事？”

绫卿笑道：“谁都像你呢，有这么一个美满的家庭！”

小寒道：“我自己也承认，像我这样的家庭，的确是少有的。”

她们走完了末一层楼。绫卿道：“你还得独自爬上楼去？”

小寒道：“不，我叫醒开电梯的。”

绫卿笑道：“那还好。不然，你可仔细点，别在楼梯上自言自语的，
泄漏了你的心事。”

小寒笑道：“我有什么心事？”

两人分了手，小寒乘电梯上来，回到客室里，她父亲已经换了浴衣拖鞋，坐在沙发上看晚报。小寒也向沙发上一坐，人溜了下去，背心抵在坐垫上，腿伸得长长的，两手塞在裤袋里。

峰仪道：“你今天吃了酒？”小寒点点头。峰仪笑道：“女孩子们聚餐，居然喝得醉醺醺的，成何体统？”

小寒道：“不然也不至于喝得太多——等你不来，闷得慌。”

峰仪道：“我早告诉过你了，我今天有事。”

小寒道：“我早告诉过你了，你非来不可。人家一辈子只过一次二十岁生日！”

峰仪握着她的手，微笑向她注视着道：“二十岁了。”沉默了一会，他又道：“二十年了……你生下来的时候，算命的说是克母亲，本来打算把你过继给三舅母的，你母亲舍不得。”

小寒道：“三舅母一直住在北方……”

峰仪点头笑道：“真把你过继了出去，我们不会有机会见面的。”

小寒道：“我过二十岁生日，想必你总会来看我一次。”峰仪又点点头，两人都默然。半晌，小寒细声道：“见了面，像外姓人似的……”如果那时候，她真是把她母亲克坏了……不，过继了出去，照说就不克了。然而……“然而”怎样？他究竟还是她的父亲，她究竟还是他的女儿，即使他没有妻，即使她姓了另外一个姓。他们两人同时下意识地沙发的两头移了一移，坐远了一点。两人都有点羞惭。

峰仪把报纸折叠起来，放在膝盖上，人向背后一靠，缓缓的伸了个懒腰，无缘无故说道：“我老了。”

小寒又坐近了一点道：“不，你累了。”

峰仪笑道：“我真的老了。你看，白头发。”

小寒道：“在哪儿？”峰仪低下头来，小寒寻了半天，寻到了一根，笑道：“我替你拔掉它。”

峰仪道：“别替我把一头头发全拔光了！”

小寒道：“哪儿就至于这么多？况且你头发这么厚，就拔个十根八根，也是九牛一毛！”

峰仪笑道：“好哇！你骂我！”

小寒也笑了，凑在他头发上闻了一闻，皱着眉道：“一股子雪茄烟味！谁抽的？”

峰仪道：“银行里的人。”

小寒轻轻用一只食指沿着他鼻子滑上滑下，道：“你可千万别抽上了，不然，就是个标准的摩登老太爷！”

峰仪拉住她的手臂，将她向这边拖了一拖，笑道：“我说，你对我用不着时时刻刻装出孩子的模样，怪累的！”

小寒道：“你嫌我做作？”

峰仪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愿意永远不长大。”

小寒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将脸埋在他肩膀上。

峰仪低声道：“你怕你长大了，我们就要生疏了，是不是？”

小寒不答，只伸过一条手臂去兜住他的颈子。峰仪道：“别哭，别哭。”

这时夜深人静，公寓只有许家一家，厨房里还有哗啦啦放水洗碗的声音，是小寒做寿的余波。穿堂里一阵脚步响，峰仪道：“你母亲来了。”

他们两人仍旧维持着方才的姿势，一动也不动。许太太开门进来，微笑望了他们一望，自去整理椅垫子，擦去钢琴上茶碗的水渍，又把所有的烟灰都倒在一个盘子里。许太太穿了一件桃灰细格子绸衫，很俊秀的一张脸。只是因为胖，有点走了样。眉心更有极深的两条皱纹。她问道：“谁吃烟来着？”

小寒并不回过脸来，只咳嗽了一声，把嗓子恢复原状，方才答道：“邝彩珠和那个顶大的余小姐。”

峰仪道：“这点大的女孩子就抽烟，我顶不赞成，你不吃吧？”

小寒道：“不。”

许太太笑道：“小寒说小也不小了，做父母的哪里管得了那么许多？二十岁的人了——”

小寒道：“妈又来了！照严格的外国计算法，我要到明年的今天才二十岁呢！”

峰仪笑道：“又犯了她的忌了！”

许太太笑道：“好好好，算你十九岁！算你九岁也行！九岁的孩子，早该睡觉了。还不赶紧上床去！”

小寒道：“就来了。”

许太太又向峰仪道：“你的洗澡水给你预备好了。”

峰仪道：“就来了。”

许太太把花瓶送出去换水，顺手把烟灰碟子也带了出去。小寒抬起头来，仰面看了峰仪一看，又把脸伏在他身上。

峰仪推她道：“去睡吧！”

小寒只是不愿。良久，峰仪笑道：“已经睡着了？”硬把她的头扶了起来，见她泪痕未干，眼皮儿抬不起来，泪珠还是不断地滚下来。峰仪用手替她拭了一下，又道：“去睡吧！”

小寒捧着脸站起身来，绕到沙发背后去，待要走，又弯下腰来，两只手叩住峰仪的喉咙，下颏搁在他头上。峰仪伸出两只手来，交叠按住她的手。又过了半晌，小寒方才去了。

第二天，给小寒祝寿的几个同学，又原班人马，来接小寒一同去参观毕业典礼。龚海立是本年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拿到了医科成绩最优奖，在课外活动中他尤其出过风头，因此极为女学生们注意。小寒深知他倾心于自己，只怪她平时对于她的追求者，态度过于决裂，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惟恐讨了没趣，所以迟迟的没有表示。这一天下午，在欢送毕业生的茶会里，小寒故意的走到龚海立跟前，伸出一只手来，握了他一下，笑道：“恭喜！”

海立道：“谢谢你。”

小寒道：“今儿你是双喜呀！听说你跟波兰……订婚了，是不是？”

海立道：“什么？谁说的？”

小寒拨转身来就走，仿佛是忍住两泡眼泪，不让他瞧见似的。海立呆了一呆，回过味来，赶了上去，她早钻到人丛中，一混就不见了。

她种下了这个根，静等着事情进一步发展。果然一切都不出她所料。

第二天，她父亲办公回来，又是坐在沙发上看报，她坐在一旁，有意无意的说道：“你知道那龚海立？”

她父亲弹着额角道：“我知道，他父亲是个龚某人——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

小寒微笑道：“大家都以为他要跟余公使的大女儿订婚了。昨天我不该跟他开玩笑，贺了他一声，谁知他就急疯了，找我理论，我恰巧走开了。当着许多人，他抓住了波兰的妹妹。问这谣言是谁造的。亏得波兰脾气好，不然早同他翻了脸了！米兰孩子气，在旁边说：‘我姊姊没有急，倒要你跳得三丈高！’他就说：‘别的不要紧，这话不能吹到小寒耳朵里去！’大家觉得他这话稀奇，逼着问他。他瞒不住了，老实吐了出来。这会子嚷嚷得谁知道了。我再也想不到，他原来背地里爱着我！”

峰仪笑道：“那他就倒霉了！”

小寒斜瞟了一眼道：“你怎见得他一定是没有希望？”

峰仪笑道：“你若是喜欢他，你也不会把这些事源源本本告诉我了。”

小寒低头一笑，捏住一绺子垂在面前的髻发，编起小辫子来，编了又拆，拆了又编。

峰仪道：“来一个，丢一个，那似乎是你的一贯政策。”

小寒道：“你就说得我那么狠。这一次，我很觉得那个人可怜。”

峰仪笑道：“那就有点危险性质。可怜是近于可爱呀！”

小寒道：“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

峰仪这时候，却不能继续看他的报了。放下了报纸向她半皱着眉毛一笑，一半是喜悦，一半是窘。

隔了一会，他又问她道：“你可怜那姓龚的，你打算怎样？”

小寒道：“我替他做媒，把绫卿介绍给他。”

峰仪道：“哦！为什么单拣中绫卿呢？”

小寒道：“你说过的，她像我。”

峰仪笑道：“你记性真好！……可你不觉得委屈了绫卿么？你把人家的心弄碎了，你要她去拾破烂，一小片一小片耐心的拾拼起来，像孩子们玩拼图游戏似的——也许拼个十年八年也拼不全。”

小寒道：“绫卿不是傻子。龚海立有家产，又有作为，刚毕业就找到了很好的事。人虽不说漂亮，也很拿得出去。只怕将来羡慕绫卿的人多着呢！”

峰仪不语。过了半晌，方笑道：“我还是说：可怜的绫卿！”

小寒咦着他道：“可是你自己说的：可怜是近于可爱！”

峰仪笑了一笑，又拿起他的报纸来，一面看，一面闲闲地道：“那龚海立，人一定是不错，连你都把他夸得一枝花似的！”小寒瞪了他一眼，他只做没看见，继续说下去道：“你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

小寒低声道：“我不过要你知道我的心。”

峰仪道：“我早已知道了。”

小寒道：“可是你会忘记的，如果我不常常提醒你。男人就是这样！”

峰仪道：“我的记性不至于坏到这个田地吧？”

小寒道：“不是这么说。”她牵着他的袖子，试着把手伸进袖口里去，幽幽的道：“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连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奇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

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

——柯灵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她什么都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有交涉，好像『花里衫里，影落池中』。

——胡兰成

张爱玲却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总是缺少热情。

——汪宏声

ISBN 7-80180-135-0



9 787801 801357 >

ISBN 7-80180-135-0/1·021

定价：46.00元（精：共两册）